

# 制度学派与美国的亚太战略

尹 华<sup>1</sup> 里光年<sup>2</sup>

(1. 长春师范学院政治系 吉林长春 130032; 2. 吉林大学马列部 吉林长春 130026)

**摘 要** 美国亚太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新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新现实主义的实力政治为后盾,以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合作为手段,试图实现“霸权后合作”,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利益。从美国亚太战略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制度学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运用。

**关键词** 美国 亚太战略 制度学派 中国

**中图分类号:** F04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8X(2000)01-0019-03

## 一、美国制度学派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是大国的理论。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关系理论更是流派繁多,而其各个时期不同战略,更有其丰富的理论底蕴。从70年C·金德尔伯格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与霸权的研究开始,制度学派理论初见端倪,到80年代,基欧汉的“霸权后合作”论,以及到9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大辩论。制度学派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派别了。制度学派的形成正反映了美国霸权——霸权衰落——拼命保住霸权的过程。它主张在不危及其国际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减少它承担的义务和相应的成本。但由于资源有限并且寻求资源需要一定时效,美国制度学派理论也正是利用制度合作使美国以最少的交易成本获得最大的边际收益,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制度学派认为通过“制度安排”使各方产生合作的可能,产生合理的理性预期。以减少“共同利益”和“共同厌恶”的困境,从而促进国际和平。而这种“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只有在美国的领导下才能产生。在罗伯特·吉尔平看来,以自由国际秩序来寻求新形式的霸权要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是:(1)支配性的政治霸权力量,有能力和意志强化自由商业的一系列规则。(2)有一系列公共的经济、政治、安全利益,首先使西方国家达成共识。(3)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凝聚力。<sup>1</sup>也就是对美国这样的“优势国家”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甚至加固长期的霸权,从而避免霸权“透支”。

“总体结构模式建立在强者制定规则的前提下,根据这种模式的解释,国际制度必须与其中一些强大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正如基欧汉等所认为的那样,谁对制定规则拥有主导权,谁就可能拥有更多的利益。在总的国际体系中,比较强大的国家将建立游戏规则和支配国际制度,他们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新途径和新形式。他们主张在策略上要进行“反霸权的战争”以阻止任何国家利用美国衰落的机会来谋求霸权,以创造国际合作的前提条件。在机制上使国际体系制度化。他们提出了国际合作必要的三个条件:(1)发现参与者利益的一致性。(2)发现参与者未来参与的共同点。(3)调整参

与者的数目以平衡新的因素。制度学派的学者们对“制度”一词的解释也各有不同。其中, 较有影响的学者基欧汉认为, “制度”是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起来的一般行为模式或范畴, 也可以说成某种特殊人为安排。而科瑞斯认为: 制度是一系列隐含的和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组合, 围绕这一组合, 行为者期望在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内相互融合(S·D 科瑞斯于 1984 年提出)。虽然学者的定义有所不同, 但他们都认为, “制度”包含了一套内在的连贯的(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规则, 这些规则限定了行为者的角色, 特定的行为, 并且塑造出人们的预期。制度学派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 包含了“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提出各国通过一定的理性预期在合作中获得自我利益。制度学派认为: 制度安排不仅可以提供信息, 降低交易成本, 还使合作的可信度增加, 安全更有保障, 人类的前景更加美好。

制度学派所称制度合作会给各国都带来利益, 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化。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世界政治中的“市场失灵”和“规则赤字”正是因为“大国违规”。霸权国家合作的动机当然是自身的国家利益, 其承担制度的均衡点是供应的边际成本等于自身的边际收益, 而非国际社会等于国际制度的边际收益。因此, 霸权国家建立有利于其他主体参与的国际制度, 那不过是其无法阻止制度“溢出”的效应罢了。制度学派理论适应了美国“霸权后时代”的需要, 所以在亚太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美国的亚太战略

亚洲环太平洋地区是代表“太平洋世纪”的重要地区, 其前景无可限量。美国为了分得更大的蛋糕块, 在亚太战略中全面出击, 不遗余力。由传统霸权方式(以炮舰征服)向新霸权体系转变(以建立国际规则为基础)。一方面加紧对原有有利于美国的规则、秩序、合作加以维护, 另一方面加紧对即将产生的新合作、新秩序主导权的掌握。美国的亚太战略的意图十分明确, 那就是建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上的主导权, 以谋求创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维持美国“冷战后唯一霸权”的地位。

1993 年, 克林顿刚入主白宫, 便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 其主要内容: (1) 积极参与和领导亚太经济, 谋求建立更开放的亚太经济贸易体系。(2) 继续保持在亚太的军事存在, 支持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3) 积极向亚太输出“民主”和美国的价值观念, 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发现这好象与吉尔平霸权前提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东亚国家无人响应, 克林顿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不了了之。在 1994 年美国《承担和扩大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政府文件中, 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美国的战略: (1) 冷战后美国主要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其战略目标。(2) 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要起领导作用。(3) 美国将奉行合作安全和有选择承担义务。克林顿政府合作安全战略和选择(并合作)优势战略, 表明了制度学派的理论得到了重要应用。美国政府也正是通过合作来建立规则制度和准规则准制度来保证其霸权利益。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创建之初, 美国并不怎么热心, 到 80 年代后期突然积极起来。这时也正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如火如荼之时, 这绝不是巧合, 而是理论付诸实际。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美国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取得 APEC 规则的制定权。去年, 在亚太会议上美国与东亚发展中国家关于“市场开放”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的争论, 美国的战略意图可见一斑。美国极力要把亚太经合组织变为政经合一, 而且极力想把亚太安全问题纳入 APEC 的议题。可见美国要“一箭三雕”控制经济与政治规则同时又要控制安全规则。因为有利于美国的游戏规则一旦建立, 将是一本万利。而发展中国家要想在不利的秩序中崛起, 要付出加倍的代价。

美国的双锚战略,也正是通过合作来实现的。冷战后美国推行“合作性戒备”。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加强与澳大利亚经济、军事、文化的合作。在东亚的北锚,加强与南韩和日本的合作,特别是与日本重签《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重新制定了规则,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使美国和日本从“主仆关系”变成“合伙人关系”。冷战时期,由于日本“免费搭乘车”而美国完全成了日本的“义务保姆”,正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充当“义务保姆”导致美国霸权式微。冷战后,美国通过制度合作,使日本由“免费搭乘车”变为“买票乘车”。这样,美国既减少了霸权成本又增加了霸权收益,真可谓一举两得。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要利用四方会谈,次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等机制,来约束朝鲜的军事行为,对朝鲜进行软硬兼施,在合作中将朝鲜纳入自己的既定规则中,从而维护和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中美首脑互访后,中美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美国无论实行“接触”战略,还是“遏制”战略,其根本出发点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遏制”是根本的目的,“接触”是手段。通过与中国的广泛接触达到遏制和改变中国的目的。无论美国积极拉中国参加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还是对中国加强合作而实行“全面接触”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最终使中国转变为自由民主政体及符合西方期待的文明国家。可见,美国推行的亚太战略中制度学派的理论起到重要的作用。

### 三、启示

制度学派的理论涵盖广泛,对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结构与主导权等诸多问题都有论述。在美国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有选择参与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四化”(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市场化)时代的迫进,国际合作将越来越广泛,谁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利,谁就将受益。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合作、集体安全、国际制度建立手段将会长久运用,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

1996年,美国一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一位中国人对他们说:“中国最关心的是自己国内的发展,而美国最关心的是维持国际秩序,因此,我们的议事日程不同。”我想他只说对了一半,中国在关注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应参与国际秩序的建立,因为它与中国有重大切身利益。如果你不参与规则的制定,等你要参与时你就要无条件遵守别人以前制定的规则,而别人制定的规则怎么会维护你的利益(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要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因)。随着技术变革和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国际制度变得更加重要,所以中国应及早从长计议。

在全球化的今天,封闭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只有积极参与公正、平等国际制度的建立,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争取获得更多的权益,才能求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

#### 注释:

<sup>1</sup> 刘靖华著:《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月版24页。

<sup>2</sup> 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65页。

<sup>3</sup> 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田斌译:《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版102页。